

首次俄文全译珍藏本

陈殿兴 于 韦 译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第 28 卷

海天出版社

1512.44
221
:28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第二十八卷

作者 【俄】 契诃夫
编译 陈殿兴 于 韦

海 天 出 版 社

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28卷/(俄)契诃夫著;陈殿兴,于韦译;
王守仁,郭锴权主编.-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10
ISBN 7-80615-953-3

I. 契… II. ①契… ②陈、于… ③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9975 号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根据前苏联科学院“科学”出版社 70 年代
出版的 30 卷本《契诃夫全集》前 10 卷俄文版译出

А·П·ЧЕХ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Я
В 30 ТОМ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 htph. com](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张幼农
旷 昕	责任技编	卢志贵
刘 东 力	特约技编	匡太平
宋 城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8
ISBN: 7-80615-953-3

定价: 998.00 元 (全 32 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图书馆配专供)

女人的王国

一、前 夜

面前是厚厚的一包钱。这是林业经理送来的。他信上说送来的一千五百卢布是他跟什么人打官司二审胜诉后赢得的。安娜不喜欢听，害怕听打官司、打赢之类的词句。她知道没有司法机关不行，可是厂长纳扎雷奇或林业经理——他们常常跟人打官司——每次为她打赢的时候，她都感到不舒服，好像愧疚似的。现在她也感到不舒服，想把这包钱放得远些，免得看到它。

她懊恼地想：她的同龄人——她已虚岁二十六——如今都在忙活家务，忙活累了就香香地睡一觉，明早醒来高高兴兴过节。她们中许多人早已出嫁，并且有了孩子。只有她不知为什么必须像个老太婆似的坐在这里看这些信件，做批示，写回信，然后什么也不做，坐在这里等到半夜困了的时候睡觉，明天一整天人们要向她祝贺，求她恩典，后天工厂里一定会出现问题：不是谁被打了，就是谁醉死了，而她却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不知为什么要受到良心的折磨；节后纳扎雷奇会因为旷工开除二十多人，这二十多人将脱帽挤在她的门前，她不好意思见他们，他们会像狗一样被赶走。所有的熟人都将在背后议论她，给她写匿名信，说她是财主，剥削者，说她吞噬别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

旁边是一摞读完放起来的信。这是求助者写来的。其中有吃不上饭的，有醉鬼，有多于女的，有患病的，有受到屈辱的，有怀才不遇的……安娜已在每封信上写了批示，有的给三卢布，有的给五卢布。这些信今天就转到办公室，明天那儿就发钱，或者像职员们说的，给野兽发食。

已故父亲设立的贫困救济基金的利息四百七十卢布也将零星发放。院里将会挤得不像样子。一些外来人神色像野兽，穿得破破烂烂，饥寒交迫，喝得醉醺醺的，由大门口捧到办公室门口，捧着长队用嘶哑的声音念叨着乐善好施的安娜和她的父母的恩德，后边的人挤前边的人，前边的人骂后边的人。办事员被吵闹、谩骂、哭诉弄得心烦，跳起来打谁一记耳光使大家快意。而自己人——过节除了工资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且已把工资挥霍殆尽的工人——将站在院子里看热闹，一些人羡慕，另一些人则讥讽。安娜心想：“财东，特别是女财东，爱乞丐胜过爱自己的工人，总是这样。”

她的目光落到那包钱上。最好明天把这些无用而讨厌的钱分发给工人，可是不能白给工人什么，否则下回他就会张

女人的王国

嘴要了。而且这一千五也无济于事，全厂工人就有一千八百多，这还不算他们的妻子儿女。再不，从这些求助信里挑一个不幸的、早已失去过好日子希望的人，把这一千五给他。这些钱会使这个苦命人大喜过望，也许会使他生平第一次感到幸福。这个想法使安娜觉得新鲜有趣，感到开心。她随便从那捆信里抽出来一封，看了一下。写信人是个叫恰利科夫的十二级小官，信里说他早就失业，疾病缠身，住在古申的楼里，说他老婆得肺病，有五个年幼的女儿。恰利科夫所住的古申的那座四层大楼，安娜很清楚。那是一座很糟糕的楼，里边臭气熏人，不利健康！她决定：

“给这个恰利科夫。不汇，最好自己送去，免得人们说长道短，不错，”她把钱揣在衣袋里，想道，“看看，也许找个什么地方把这些小女孩子安排一下。”

她高兴起来，按铃叫人准备雪橇。

她上雪橇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厂房的灯火通明，因此大院子里就显得很黑。大门口和院子深处仓库和工人宿舍旁边亮着路灯。

这些昏暗阴森的厂房、仓库和工人宿舍，安娜并不喜欢，而且有些害怕。主要厂房，父亲死后，她只进去过一次。钢梁支撑的高敞的天棚，大量的快速旋转的大轮子，无数的传动带和杠杆，钢铁发出的刺耳尖叫声，料车的咣咣声，蒸汽的喷泄，或苍白或通红或满是黑煤灰的面孔，浸透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汗水的衬衫，铜、铁和火的闪光，油和煤烟的气味，时热时冷的风，——这一切使她觉得像到了地狱似的。她觉得：机轮、杠杆和滚热的吱吱叫的汽缸在极力想挣脱出来消灭人们，而人们则谁也听不到谁的声音，忧心忡忡地跑着，在机器旁边忙活着，力图遏止机轮、杠杆和汽缸的可怕运动。人们领她看什么，恭敬地解说什么。她记得，在锻造车间有人从炉子里夹出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块，一个头上系着皮条的老头儿和一个身穿蓝布衫、胸前挂着小项链、满脸怒气、大概是工长的青年用锤子捶打着铁块？火星向四面八方迸着；过了一会儿，她面前便出现了一块哐啷哐啷响着的大铁板。老头儿笔直地站在旁边微笑着，青年用衣袖擦着脸上的汗，在向她解说什么。她还记得，在另一个车间一个只有一只眼的老头儿在锯一块铁，铁屑在洒落着；一个布衫上满是窟窿的棕红色头发的工人戴着墨镜在开着旋床加工一块铁块；旋床吱吱地吼叫着，安娜被吵得要吐，觉得好像在钻她的耳朵。她看着，听着，什么也不懂，赞许地微笑着。她感到羞愧。养活她，使她得到几万卢布收入的事业竟是她所不懂而且不能喜欢的事业，多怪！

工人宿舍里，她一次没去过。据说那里潮湿，到处是跳蚤，人们道德败坏，无人管理。奇怪呀，每年拨出几千卢布装修工人宿舍，而工人宿舍的情况却一年比一年糟，假如相信匿名信的说法的话。安娜离开大院的时候心想：“爸爸在

女人的王国

世时秩序好些，因为他自己是工人出身，明白需要怎么做。我什么也不懂，只是做蠢事。”

她又感到无聊了。她对于出访已不感到高兴。使幸运儿凭空得到一千五的想法，她已不觉得新鲜有趣了。百万家产正在逐渐败落，工人的居住条件比犯人还差，在这种时候去看什么恰利科夫，——这就是做蠢事，欺骗自己的良心。邻近的花布厂和造纸厂的工人正在成群结伙地沿着大道和在路边穿过旷野奔往万家灯火的城里。凛冽的空气里不断传来欢声笑语。她看着妇女和儿童，突然想过一种纯朴生活，跟人们挤在一起说说粗话。她清楚地记起那个遥远的年代，那时人们叫她小丫头，她那时很小，跟妈妈盖一床被，隔壁住的房客是洗衣妇，在洗衣服。透过薄墙可以听到别人家的笑声、骂声、孩子哭声、口琴声、机床和缝纫机的轧轧声。爸爸几乎精通各种手艺，丝毫不理会拥挤和吵闹，不是在炉子旁边焊什么，就是制图，或者刨一封，看了一下。写信人是个叫恰利科夫的十二级小官，信里说他早就失业，疾病缠身，住在古申的楼里，说他老婆得肺病，有五个年幼的女儿。恰利科夫所住的古申的那座四层大楼，安娜很清楚。那是一座很糟糕的楼，里边臭气熏人，不利健康！她决定：

“给这个恰利科夫。不汇，最好自己送去，免得人们说长道短，不错，”她把钱揣在衣袋里，想道，“看看，也许找个什么地方把这些小女孩子安排一下。”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她高兴起来，按铃叫人准备雪橇。

她上雪橇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厂房的灯火通明，因此大院子里就显得很黑。大门口和院子深处仓库和工人宿舍旁边亮着路灯。

这些昏暗阴森的厂房、仓库和工人宿舍，安娜并不喜欢，而且有些害怕。主要厂房，父亲死后，她只进去过一次。钢梁支撑的高敞的天棚，大量的快速旋转的大轮子，无数的传动带和杠杆，钢铁发出的刺耳尖叫声，料车的咣咣声，蒸汽的喷泄，或苍白或通红或满是黑煤灰的面孔，浸透汗水的衬衫，铜、铁和火的闪光，油和煤烟的气味，时热时冷的风，——这一切使她觉得像到了地狱似的。她觉得：机轮、杠杆和滚热的吱吱叫的汽缸在极力想挣脱出来消灭人们，而人们则谁也听不到谁的声音，忧心忡忡地跑着，在机器旁边忙活着，力图遏止机轮、杠杆和汽缸的可怕运动。人们领她看什么，恭敬地解说什么。她记得，在锻造车间有人从炉子里夹出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块，一个头上系着皮条的老头儿和一个身穿蓝布衫、胸前挂着小项链、满脸怒气、大概是工长的青年用锤子捶打着铁块？火星向四面八方迸着；过了一会儿，她面前便出现了一块哐啷哐啷响着的大铁板。老头儿笔直地站在旁边微笑着，青年用衣袖擦着脸上的汗，在向她解说什么。她还记得，在另一个车间一个只有一只眼的老头儿在锯一块铁，铁屑在洒落着；一个布衫上满是窟窿的

女人的王国

棕红色头发的工人戴着墨镜在开着旋床加工一块铁块；旋床吱吱地吼叫着，安娜被吵得要吐，觉得好像在钻她的耳朵。她看着，听着，什么也不懂，赞许地微笑着。她感到羞愧。养活她，使她得到几万卢布收入的事业竟是她所不懂而且不能喜欢的事业，多怪！

工人宿舍里，她一次没去过。据说那里潮湿，到处是跳蚤，人们道德败坏，无人管理。奇怪呀，每年拨出几千卢布装修工人宿舍，而工人宿舍的情况却一年比一年糟，假如相信匿名信的说法的话。安娜离开大院的时候心想：“爸爸在世时秩序好些，因为他自己是工人出身，明白需要怎么做。我什么也不懂，只是做蠢事。”

她又感到无聊了。她对于出访已不感到高兴。使幸运儿凭空得到一千五的想法，她已不觉得新鲜有趣了。百万家产正在逐渐败落，工人的居住条件比犯人还差，在这种时候去看什么恰利科夫，——这就是做蠢事，欺骗自己的良心。邻近的花布厂和造纸厂的工人正在成群结伙地沿着大道和在路边穿过旷野奔往万家灯火的城里。凛冽的空气里不断传来欢声笑语。她看着妇女和儿童，突然想过一种纯朴生活，跟人们挤在一起说说粗话。她清楚地记起那个遥远的年代，那时人们叫她小丫头，她那时很小，跟妈妈盖一床被，隔壁住的房客是洗衣妇，在洗衣服。透过薄墙可以听到别人家的笑声、骂声、孩子哭声、口琴声、机床和缝纫机的轧轧声。爸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爸几乎精通各种手艺，丝毫不理会拥挤和吵闹，不是在炉子旁边焊什么，就是制图，或者刨什么。这时她想洗衣服，熨衣服，往小铺和工人宿舍跑，像她跟妈妈生活在一起时每天所做的那样。她想当个女工，而不是工厂主！带枝形吊灯架并挂着油画的大公馆，穿着制服、长着天鹅绒般小胡子的听差米沙，虔敬上帝的瓦尔瓦拉和会讨好的阿加菲娅以及这些每天来向她要钱而她却在他们面前总感到愧疚的青年男女，这些官吏、医生、女士——他们靠她的钱做慈善事业，当面奉承她，背地里却为她的出身低贱而瞧不起她，——所有这一切都使她感到厌烦和反感！

火车道口和城关到了，开始有房子和菜园子交替出现了。终于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街，看到了著名的古申大楼。这条街平时是非常清静的，现在因为是节日前夜，所以很热闹。酒馆里闹哄哄的。要是有一个住在市中心的人从这儿路过，那他只会看到一些衣着肮脏的人、醉醺醺的人和骂骂咧咧的人。可是安娜从小就住在这一带，现在在这人群里，一会儿看到有人像她已故的父亲，有人像她已故的母亲，有人像她已故的伯父。父亲是个性情温顺随和的人，有些爱幻想，随遇而安，马马虎虎，对金钱、荣誉、权力都无兴趣。他常说工人没有工夫过节、上教堂，要是没有妻子管着，他大概永远不会斋戒，斋期也会吃荤。伯父却是个火暴性子，在宗教、政治、道德方面是严厉无情的，不仅对自己严，对

所有职工和熟人也一样。要是进他的房间不画十字，那可就不得了啦！安娜现在住的豪华公馆，他平时总是锁着，只有重大节日接待重要客人时才打开，而自己则住在办公室一个挂满圣像的小房间里。他倾向旧教派^①，经常接待旧教派高级僧侣和神甫，虽然自己按照东正教仪式举行了洗礼和婚礼，妻子也是按照东正教仪式安葬的。对于弟弟阿基姆——他惟一的继承人，他不喜欢，因为他轻浮（他说这是头脑简单、愚蠢），对信仰漠不关心。他叫他满身油污，做个工人，每月付给他十六卢布工资。阿基姆对哥哥称“您”，遇到请求宽恕的节日就领着全家来给他恭恭敬敬地鞠躬。哥哥临死前三年才允许他靠近，宽恕了他的缺点，并吩咐小安娜请家庭教师教育弟弟。

古申楼下的大门洞很深，又暗又臭。可以听到墙根有男人在咳嗽。安娜让雪橇停在街上，自己进了大院，打听去四十六号恰利科夫家怎么走。人们告诉她是从右侧把边的门上三楼。不管院子里还是把边的门旁边，甚至连楼梯上，到处都是门洞里那种令人恶心的臭味。安娜童年时父亲是个普通工人，那时候她家也是住在这种房子里，后来情况变了，她也常以慈善家的身份访问这种地方。狭窄肮脏的石砌楼梯，

① 17世纪俄罗斯东正教会分裂而产生的一个教派，不服从东正教教会的改革，坚持原来的宗教仪式，故名。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高高的楼梯磴儿，每层楼有个小平台，通道上空挂着一个油污的灯泡，臭气熏人，楼梯之间的平台上靠门的地方堆着澡盆、坛坛罐罐、破烂衣服——这一切都是她早就熟悉的。有一扇门开着，可以看到屋里一些犹太裁缝戴着帽子坐在桌子上缝衣服。在楼梯上，安娜不断遇到人，但她丝毫不认为这些人会冒犯她。对工人和庄稼汉，不管他们喝醉与否，她都跟对自己的知识分子熟人一样，是不怕的。

四十六号住宅没有门斗，进门就是厨房。工人和手艺人的家里通常有漆味、焦油味、皮革味、煤烟味——做什么就有什么味；穷贵族和穷官吏家里是酸霉味。安娜现在一进门闻到的也是这种令人恶心的臭味。桌子后面的墙犄角里背对着门坐着一个穿黑常礼服的男人，大概就是恰利科夫啦。旁边是五个小姑娘。最大的，宽脸盘，瘦瘦的，头发上插了一把梳子，看样子有十四五岁；最小的，胖乎乎的，头发像刺猬——至多三岁。六个人在吃饭。炉子旁边，手里拿着炉叉，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很瘦，脸焦黄，下身穿裙子，上身穿一件白布衫，怀着身孕。

“没有想到你这么不听话，小丽莎。”那男人责备说，“哎呀呀，多羞啊！这就是说，你想要爸爸打你了，是吗？”

看到门口站着一位陌生的女客，瘦女人哆嗦了一下，放下了炉叉，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迟疑了一会儿，才轻轻喊了一声：

“瓦西里!”

那男人回头一看，就跳了起来。这人骨瘦如柴，窄肩膀，太阳穴深陷，胸扁平。两眼又小又深，周围是黑圈；长长的鹰钩鼻子微微歪向右边；嘴宽阔。胡子分为两绺向上翘着，唇髭刮得光光的，因此他不像官吏，倒像个跟班儿的。安娜问道：

“恰利科夫先生住在这里吗？”

“不错。”恰利科夫厉声答完，马上认出来是安娜，便高声喊道，“安娜女士！”突然喘不上气来，拍了一下手，像大吃一惊似的，“救命恩人来啦！”

他呻吟着像得了脑溢血似的呜呜叫着跑向前去——胡子上沾着白菜，嘴里喷着酒气——前额贴在安娜的手筒上。一动不动。

“让我吻吻您的手！圣洁的手！”他呼哧呼哧地喘着说，“这是梦！多好的梦！孩子们，叫醒我！”

他转身对着桌子，晃着拳头用哭泣的声音说：

“上帝听到我们的声音啦！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的天使来啦！我们有救啦！孩子们，跪下！跪下！”

恰利科夫太太和姑娘们——除了最小的那个——不知为什么急忙收拾起桌子来。

“您信里说您的妻子病得很厉害。”安娜说完，感到又羞又气。她想：“一千五不给他。”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这就是我的妻子！”恰利科夫用像憋着泪水似的尖细的女人声音说，“这就是苦命的她！一只脚已踏进墓穴！可是我们并不抱怨。死比这样活着强！苦命的，死去吧！”

安娜气恼地想：“他干吗这么装模作样？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是惯于跟有钱人打交道的。”她说：

“请正儿八经地跟我说话。我不喜欢喜剧。”

“是的，尊敬的女士，五个孤儿围在妈妈的棺材旁边，点着送葬的蜡烛，这是喜剧！咳！”恰利科夫伤心地说完，背过身去。

“别说啦！”妻子低声嘀咕了一句，拽了他衣袖一下，“尊敬的贵客，屋子里没有收拾，”她对安娜说，“请原谅……过日子就这样，您知道。挤着热闹。”

“一千五不给他们。”安娜心里又想。

为了快些离开这些人和这种酸味，她已拿出钱包，决定留下二十五卢布——决不多给。她突然感到羞愧：为了这么点儿小事，跑了这么远，惊动这么多人。

“要是你们有纸和墨水的话，我马上给一个医生写一封信。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让他来看看。”她红着脸说，“这个医生很好。药费，我给你们留下。”

恰利科夫太太急忙去擦桌子。

“这儿不干净！你干什么？”恰利科夫气哼哼地看着妻子压低声音说，“领到房客那屋去！尊敬的贵客，在下斗胆请

您到房客的房间去。”他对安娜说，“那儿干净。”

“房客不让进他的房间！”一个小姑娘神色严厉地说。

安娜已被领着离开厨房，在两张床之间穿过一个狭窄的房间——从被褥的摆法上可以看出来：一张床上是顺着睡两个人，另一张床上是横着睡三个人。接着进了房客的房间，这儿的确干净。床上红毛毯叠得规规整整的，枕头套着白枕套，座钟还垫了一个垫儿，桌子上蒙着麻布桌布，桌子上摆着一个乳白色墨水瓶、几支钢笔、白纸、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应有尽有；另一张桌子是黑色的，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修表工具和拆开的钟表。墙上挂着小锤子、钳子、小钻、凿子、平嘴钳，等等；墙上还挂着三架挂钟在嘀嗒嘀嗒响着。其中有一架挂钟很大，钟摆很粗，只有在酒馆里才能看到。

坐下写信的时候，安娜看到桌子上摆着一张父亲的照片、一张自己的照片。这使她感到奇怪。她问：

“谁住在你们这里？”

“房客姓皮缅诺夫。他在贵厂上班。”

“是吗？我还以为是个修表师傅呢。”

“修表是副业，业余爱好。”

沉默了一会儿，只能听到嘀嗒嘀嗒的钟声和沙沙的钢笔写字声。恰利科夫用讥讽的口吻愤懑地说：

“俗话说得对：门第和官衔当不了饭吃。帽徽和贵族称号，样样都有，可就是没有吃的。我看，如果出身寒微的人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

肯帮助穷人的话，那他比什么恰利科夫高贵多了——恰利科夫已被贫穷和罪孽弄得斯文扫地了。”

为了奉承安娜，他又说了几句糟蹋自己贵族身份的话。显然，他贬低自己是因为认为自己比安娜高贵。安娜这时已把信写完，封了起来。信将被扔掉，钱也不会拿去治病——这，她清楚，但仍然往桌子上放了二十五卢布，想了想，又加了两张十卢布的钞票。恰利科夫太太像鸡爪子似的又瘦又黄的手在她眼前晃了一下，把钱攥起来了。

“承蒙您给了药费。”恰利科夫声音哆嗦了一下说，“请再发发善心救济一下我……和孩子们吧。”他补充完，抽噎了一声，“救济一下苦命的孩子们吧！我不为自己担心，为女儿们担心哪！我怕罪恶的引诱啊！”

安娜钱包的小锁坏了，她在想方设法打开锁，窘得满脸通红。人们站在她面前看着她的手，等着她拿钱，而在内心深处大概在笑她呢——想到这里，她心里感到害臊。正在这时，有人进了厨房，在那儿跺掉脚上的雪。

“房客回来了。”恰利科夫太太说。

安娜更窘了。她不愿意厂里任何人在这种可笑的处境里看到她。房客偏偏在她终于把小锁弄坏、拿出几张钞票给恰利科夫，而恰利科夫像得了脑溢血似的呜呜叫着用嘴唇找她手吻的时候进了屋。她认出来，房客就是那个曾在锻造车间在她跟前摆弄铁板并给她解说的工人。显然，他是从工厂下